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杨 耕 主编

A
Human Activity Theory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人类活动论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王南湜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杨 耕 主编

Human Activity Theory
Marx'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人类活动论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王南湜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活动论: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王南湜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3-20997-2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2998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RENLEI HUODONGLU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29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策划编辑: 饶 涛 责任编辑: 赵雯婧 张 爽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总 序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说进行持续性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20 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内在价值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研究。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趋于“冷寂”乃至衰落。这是一种只见现象、不看本质的观点。在我看来，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冷寂”不是意

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衰落，而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中产生的，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和阐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层次愈来愈深，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呈现出璀璨的理论星空，让人驻足，引人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向读者呈上这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包括：陈先达教授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孙伯鍤教授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高清海教授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教授的《现代唯物主义导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研究》，陈志良教授的《思维的建构和反思：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孙正聿教授的《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俞吾金教授的《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王东教授的《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哲学笔记〉中的列宁构想》，欧阳康教授的《社会认识论导论：探索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之谜》，王南湜教授的《人类活动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丰子义教授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张一兵教授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似自然性、物役性批判理论研究》，任平教授的《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视域与当代意义》，张曙光教授的《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追踪》，杨耕教授的《重建中的反思：

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吴晓明教授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韩庆祥教授的《现实逻辑中的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研究》，汪信砚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与创新》。作者们的这些代表作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内容，体现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展示出一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画面。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燃起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激情。

这些著作又是作者们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从根本上说，理论上的任何一种重新解读、重新研究乃至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正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促使我们重新解读、重新理解乃至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真正理解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真正理解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与人的活动的选择性的关系，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真正理解了人与人的关系何以转换为物与物的关系，真正理解了“重建个人所有制”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的含义，真正理解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令人震撼的空间感”，仍然以强劲的姿态参与并推进着人类历史进程。在编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死而不亡”。马克思“死而不亡”，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杨耕

2016年3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导 论 走向具体性	/ 1
一、哲学是人类的自我认识	/ 1
二、哲学走向具体性的诸阶段	/ 5
三、现代哲学的一般趋势	/ 12
四、在对话中走向具体性	/ 15
第一章 人类活动与现代唯物主义	/ 18
一、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 19
二、现代唯物主义的含义	/ 39
三、现代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	/ 45
第二章 人类活动的本质	/ 68
一、人类活动的本质	/ 69
二、人类活动的基本样态	/ 90
第三章 人类活动与自然	/ 125
一、抽象的自然观与具体的自然观	/ 126
二、人类活动与自然辩证法	/ 156
第四章 人类活动与社会	/ 176
一、抽象的社会观与具体的社会观	/ 177

二、自然与社会的辩证统一性 / 192

第五章 人类活动与人类知识 / 227

一、从人类活动论立场看认识论 / 227

二、论真理 / 248

第六章 人类活动与人的自由发展 / 269

一、人类存在的基本矛盾 / 269

二、人的自由发展观之发展 / 280

附录 何谓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 / 335

索引 / 368

参考文献 / 373

后记 / 378

一、哲学是人类的自我认识

人类的认识是人类生活或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或一种样态，而人类的一切知识也都是关于人类生活的知识。人类认识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是不可能脱离人类生活本身的。人类生活按其本质来说，就是人所具有的可能性在其活动中的实现，亦即把人类自身的目的实现于外部世界。当目的实现于外部世界时，便有了一个合目的之物。在这个合目的之物中，其存在的形式方面是由人的目的提供的，而质料则是由外部世界提供的。一个合目的物的实现，就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把目的对象化于外部世界所提供的质料之上，或者说，为外部的质料赋予特定的形式。这种

赋予形式的活动，便是人类活动的最一般模式，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关于人类生活的知识的核心，也就是对于人类活动最一般模式的认识。

但人类活动的这种最一般模式或方式，却并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而是人类长期反省的结果。直接呈现于我们的知识，只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知识，其中也包括各门经验科学的知识。在科学的认识活动中，所要求的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态度，即完全排除个人主观情绪、价值判断等的纯粹客观性态度。在做了这种排除之后，在认识活动中我们便似乎达到了一种“无我”境地，而完全敞开心灵接纳纯粹客观外部的世界。在这种纯粹理论态度的观照下，我们的一切知识便只是纯粹地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而根本无关于人的活动。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态度之下，人自身亦不能占据知识中心的地位，而不过是自然世界中的一个事物罢了。这样一来，一切似乎都是自然的结果，而根本没有人的目的性活动这一环节的存身之处。人类活动的本质被深深地掩盖在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之中了。这种纯粹的理论态度当然是一种抽象的态度。这种抽象的态度对于日常的经验知识是必要的，亦是足够的，但从这种抽象态度出发，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对人类活动本质的把握。

不言而喻，人类知识的最高目的并不是对外部世界详尽无遗的认识。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诚然极为重要，但我们必须记得，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都只是我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而非最高目的自身。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若不能服务于人类的最高目标，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其之为人类知识的意义。人类的最高目的，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实现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① 由此目标观之，则人类知识的最高目标便只能是对人自身的认识，即对人类生活的本质的认识。“认识你自己”，这一刻在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在远古时代便以宗教的无上命令的形式表达了人类对于自身使命的一种意识。

关于人类生活本质的知识，并不是一种直接的知识。人不单纯地是外部自然界的一事物，因而不能通过向外扩张知识的方式而把握之。人亦非一幽灵，非一纯粹思维，因而亦不能只凭内心体验而把握之。人自身即人的活动，人的本质亦即人类活动的本质。而全部人类知识既然只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知识，那么，对于人类生活本质的把握便只能通过对全部人类知识的反思而实现之。但对于普通经验知识的反思是不可能直接就达到对人的活动本质的把握的。反思是对于呈现为外在形式的知识的反思，因而，在消除普通知识的外在性的过程中，反思活动本身也不能不陷于某种外在的形式。但无论如何，从反思活动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对于人自身认识的自觉追寻，这也就是说，我们超越了经验知识而进入了哲学。

解除普通知识外在性的第一步是寻求诸个别知识之间的统一性。但在外在性立场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要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把握统一性是不可能的。因此，首先提出的统一性原则只能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东西。这种直接以某一经验事物解释其他经验事物的方法，由于内在的矛盾，推进人们寻找超越于个别经验知识的一般原则。这一般原则既然超越了经验知识，便只能是内在于人的活动的东西。但人们在最初找出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些一般原则时，却仍然把它们与普通经验事物同等看待，视为一外部实在的东西。这样，在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中，便出现了个别经验事物与超越的一般原则之间的对立。如何解决这一对立，也就成了把握世界统一性的根本问题。

解除普通知识外在性的第二步是“我思”的发现。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并不是互不相干的杂凑，而是具有某种统一性的。人们发现，如果我们不能把一个个别的事物纳入一个普遍的概念之下，那就谈不上对该事物的认识。但这种普遍性或一般性源于何处呢？它具有实在性吗？若有，其根据何在呢？把一般视为直接的存在物，毕竟是太难为人接受了。谁能给我们指出一个一般的事物呢？况且，若一般事物具有外部实在性，亦无法解决一般与个别的结合问题。在宗教的背景下，一般自然被设想为上帝的实在性。但当上帝的存在证明表明其难以理性地做出时，我们又回到了一般如何存在的柏拉图主义难题面前。近代哲学发现，如果我们要坚持一般具有实在性的观点，则其实在性便只能首先从思想中探寻，而在外部世界则不可能见到其实在性之根据。这样，我们便达到了一种真正的反省，发现一切知识的最后根据仍在于“我思”的普遍性。但思想中的这种一般性与作为个别性经验的关系仍是一个问题。从理论上人们也可以根本否定一般性形式为知识之所必要，而只把一般性视为一种没有实在意义的名词。但这样一来，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便受到了严重损害，知识于是成了顶多是人生习惯的某种记录。为拯救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以及客观性，必须把一般性原则与个别性原则结合起来。一种有效的结合只能在承认双方各有其独立性的前提下进行，而不应该把一方化归为另一方。这样，唯一可能的方案是把一般性理解为形

式，而把个别性理解为质料。但这些都是纯粹理智范围内进行的，那被理解为思维形式的一般性，其客观性又何在呢？人并不纯粹是一思想，是一理智，因而，由理智开始的反思必须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

于是，解除普通知识外在性的第三步便是与解除知识的纯粹内在化态度相关联。必须超越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纯粹自我意识的立场，而还给人以真实的、生动的本来面目。人就是人的生活，人的生活包含着多种方面，理智生活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且是受其他方面制约的。

当我们超越了种种抽象的立场，而站在人类生活的具体性上来看以往哲学的历史时，便不难领会到，全部哲学的发展过程，尽管若明若暗，但都有一条基本线索贯通于其中，那就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对自身本质的寻求。这种认识从抽象的外在性开始，经过与之对立的抽象的内在性，最后解除了外在性与内在性的抽象对立而达到了一种具体性，达到了一种对人的生活的具体把握。

二、哲学走向具体性的诸阶段

从哲学是人从抽象到具体的自我认识的发展过程的立场看，迄今为止的全部哲学可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古代直接以本体论为中心的哲学，近代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和现代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哲学。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哲学，人类对于自身活动的认识日益走向具体。但这一过程却并非一个平直的自然推移过程，而是经历了诸多曲折。在每一阶段中，

都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进展。在起初，提出许多相互对立的原则，诸原则在交锋中相互渗透，至最后，则可能在一个体系中达到该阶段最高的综合，从而在实质上终结这一阶段。而在下一阶段，由于在本质上不同的一般原则的提出，瓦解了前一阶段的综合体系，于是又重新开始更高层次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进展。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把以往哲学划分为三大阶段，而且可以在每一阶段找出一个最高综合的体系作为该阶段的代表。这样的代表性综合体系，在第一阶段当推亚里士多德哲学；在第二阶段非康德哲学莫属；在第三阶段，即现时代，从其基本原则的普遍性、基础性来看，马克思哲学无疑是现代哲学综合的代表。

在第一阶段的本体论之中，哲学实际上已开始了对人自身的反思。但这一反思在那个时期还不可能是完全自觉的。这表现为从外部世界中寻找世界的统一性。哲学家们起先企图从自然物中直接找出世界的统一性基础来。这样的原则有水、空气、火等。但作为感性存在的自然物如何可能同时是个别的自然物又是一般的基质呢？自然哲学的困难导向了超感性原则的发现，这便是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等所标示的东西。但当这些超感性的抽象物被理解为现实的感性事物的本质或共相时，严重的困难便出现了，这些一般的东西如何进入个别事物？处在这一尖锐矛盾面前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新的原则。他一方面反驳自然哲学家，反对把自然物作为世界统一性之基础，另一方面，他亦反对柏拉图的“唯理念论”，而提出一种综合两大派的主张。在其体系中，实在的东西既非那些抽象的“水”、“空气”等元素，亦非同等抽象的“理念”等，而是具体的个别事物。但个别事物是由形式与质料结合而成的，在这里，无规定性的基质提供质料，而形式则使事物可能达于现实。单纯

的质料或单纯的形式都还不具有现实性，只有二者的结合才提供具体的现实事物。但在这当中，形式是主导的或主动的因素，而质料则纯属被动。这样，亚里士多德就综合了古代哲学的诸对立原则，在实质上终结了古代哲学。

古代哲学的原则总的说来具有一种独断论性质。人们对于知识也往往持一种天真的朴素态度。虽然怀疑论在古代后期也出现过，但由于基督教的兴起，很快就失势了。直到近代，随着宗教信仰的没落，怀疑论才又复起，这便迫使人们不得不去考察知识的正当性问题，以回答怀疑论的挑战，而这就带来了认识论的兴起。认识论要解决的是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与客观有效性问题。只有证明了人类理性具有获得真理性知识的能力，方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类知识的大厦。这就是说，知识论应当成为本体论的基础，只有建立在适当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本体论，才可能是有效的。这样，哲学便是第一次自觉地开始了对人自身的认识，尽管还只是限于人的理性能力。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考察要追究的问题是知识何以可能。面对这一问题，哲学家们立即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主张，真知识来源于理性自身，真理的标准则在于清楚明白，真理是自明的；另一派则主张，真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真理的标准在于符合于它的对象。前者为唯理论，后者为经验论。两派之间是针锋相对的。按照唯理论，人的心灵之中必有天赋观念，而天赋观念必定是真正有效的知识。按照经验论，人的心灵只是一块白板，它只能被动地接受客体的印记，而绝不可能有什么天赋观念，一切知识都是后天的。两派是对立的，但双方都未能真正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唯理论的天赋观念论能够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却难以解决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问题。经验论虽

然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明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但却难以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这些困难留给了康德。康德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知识观。他认为真正能称得上知识的是这样一些陈述，它既普遍必然地有效，又包含了扩张性的经验内容。这是一种可称之为先天综合陈述的东西，它既不同于同语反复的分析陈述，亦不同于无必然性的后天综合陈述。因而，知识的来源便不能完全归结为理性，亦不能完全归结为经验，而是两个方面的结合。理性为知识提供判断形式，感性经验则为之提供质料。形式与质料的结合构成了普遍必然且客观有效的知识。这样，康德就成功地综合了认识论的两种对立观点，达到了纯粹认识论所能达到的水平，从而在实质上终结了纯粹认识论。

但康德认识论还留下了两个严重问题，一个是在康德认识论中，所谓知识的客观性实际上只是知识的主体间可传达性或公共性，而非真正超出主体的客观性。在这里，知识的对象只是现象，在现象之外，还有一个真正的自在之物与之对立着。另一个则是康德所理解的人的知识的先天形式，具有一种不变性，从而难于解释知识的历史性。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康德认识论是根本性的困难，从而对于纯粹认识论本身也便是一个根本性的困难。这一困难表明，它在纯粹认识论范围内不可能获得解决，因而必须超出纯粹认识论的唯理智主义立场，把人从被视为只是一个理性存在物的抽象性中解脱出来，从人的生活的具体性中，从人的各种活动的相互关系中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

康德之后的许多哲学家纷纷致力于从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里寻找克服康德认识论困难的原则。这表明纯粹的认识论立场或唯理智主义已被打破，哲学正在走向一种对人的具体性的认识。在这些哲学家中，最先

企图突破康德哲学的有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黑格尔把历史主义引进了纯粹理性，企图克服康德哲学的非历史性。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则企图以人的感性生物性的丰富性来对抗唯理智主义对人的抽象。在他看来，人首先是一个感性存在物，而理智则不过是人的社会性感官能力而已。但这些企图超越康德认识论的哲学体系，它们各自也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费尔巴哈是唯物主义，而黑格尔则是唯心主义。他们各自都企图克服唯理智主义对人的抽象理解，但由于各自抽象的唯心主义或抽象的唯物主义立场，仍然难于达到对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性认识。唯心主义只是抓住了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而抽象的唯物主义则只是抓住了人的物质生活的一个方面。彼此都否认另一个方面，从而就割裂了人的具体性。因而，面对这一困境，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首要哲学任务就是克服唯心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各自的抽象性。

马克思看到，唯心主义的优点在于其充分发挥了人的能动性方面，而旧唯物主义的优点则在于它坚持了人的现实性方面。但每一方都缺乏对方所具有的优点。因此，两个方面的优点必须统一起来，才可能全面地把握人的具体本质。如何统一呢？马克思提出了实践活动这一概念。实践在一方面是人的生活的现实方面，在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生活的否定方面，精神方面。实践在一方面不是人的感性存在，而是人的感性活动，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反对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观方面去理解现实、事物，而强调同时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必须把现实、事物等看成是人的感性活动；另一方面实践亦非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在这方面，他反对对于精神的抽象理解，批评黑格尔只知道一种劳动，即精神劳动，而强调要从现实性方面去把握精神活动。这样，一方面，精神并不是漂浮